

侠影红颜（中）

第十一章

城郎堡全堡戒严，八十名官兵扼守在堡内各要道。心怀鬼胎的人，心虚在所难免。

堡南有一条小径，可以到达赵洲，但极少有人行走，是贯连各处乡镇的小径、曲折迂回而且岔路甚多，极易迷失路途。因此除了各乡镇的人以外，一年半载也难碰上三五个外乡旅客。

距堡约三四里，有一座位于一片广大梨林枣中间的三家材，没有村名，当地的人皆称之为梨林王家。主人姓王，名十二，是这一片广大果林的主人，家境颇为富裕，在这附近一堡三村中，是有名的孤僻怪人，颇不得人缘，平时不欢迎任何人走近他的果林。

四更天，十余个黑影从柳家的屋后悄然溜出，避过几处官兵的岗哨，飞越丈余高的堡墙，一阵急走，进入王十二的果林。

王家的三栋楼房，耸立在果林的中间，果树叶已落尽，但在林外仍然看得到果林深处的楼房，可知果林占地之广，也可知道主人每年收入之丰。

中间的楼房下面大厅，点起了四盏明灯，门窗尽闭，外面戒备森严。

主人王十二是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，坐在上首神态颇为冷静。

厅中共有十四个人，主客座上赫然坐着飞豹郝天雄，身阙彤云。其他的人，皆是飞豹带来的心腹弟兄，全都是早年凶名昭著的太行山悍匪。

王十二脸上不带表情，以低沉的嗓音说：“郝兄，你们太大意了，不该离开柳家的。”

飞豹淡淡一笑，但眼中毫无笑意，说：“王兄弟，你是不是希望兄弟被他们捉去？”

王十二仍然神色不变地说：“我已经说过，官兵是袁堡主……”

“不错，是袁堡主请来的，但其中有两个是真定府的巡捕，这就不得不令人起疑了。老实说，这几天闹贼，兄弟疑心是官府在弄鬼，故意迫兄弟现身的诡计。如果兄弟按奈不住，挺身而出擒贼，很可能正中他们的圈套。兄弟认为有人透露风声……”

王十二哼了一声，阴森森地问：“郝兄，你怀疑我吗？”

“王兄弟，请勿误会。”

“但你话中之意，分明……”

“兄弟是个口没遮拦的人，王兄请勿多心，目下要紧的是，不管官兵是否冲兄弟而来，兄弟必须作最坏的打算。”飞豹心情沉重地说。

“郝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兄弟暂借尊府避避风头，等风声过后，再回柳兄的地窟中，带出乌锥马，运出所有的金钱，然后动身回太行山，王兄弟是否同行？”

王十二不住摇头，阴阴一笑道：“不，兄弟在此生根六年，好不容易有此成就，我不想再回去干打家劫舍，刀头放血的勾当了。”

飞豹脸色一变，不悦地说：“王兄弟，你我都不是能放下屠刀的材料，都是罪案如山满手血腥的英雄好汉，万一有一天泄了底，王兄弟，后果……”

“兄弟已是尽人皆知的果农王十二，太行山之豪飞枪王彪已经死在百果山的石林下，目下的王十二，谁也不敢否认兄弟的身份，我不怕。”王十二

语气坚决地说。

飞豹郝天雄苦笑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已经是英风敛尽，豪气全消，兄弟也不勉强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在尊府避几天风头，该不成问题吧？”飞豹转过话锋问。

王十二的目光，冷落在紧闭的花窗上，冷冷地说：“兄弟无任欢迎。可是，恐怕有人不答应。”

“有人不答应？谁？”飞豹沉声问。

王十二用手向窗外一指，说：“外面那儿位朋友不答应。”

飞豹一惊，戒备着说：“那就叫他们进来谈谈吧，当然是你授意他们逐客的，不然谅他们也不敢。”

王十二整衣而起，沉声道：“他们不是兄弟的人，而是你们把他引来的。”说完，大声向窗子叫：“朋友，进来吧，窗未上扣，就等你们推窗进来坐坐，王某或许能接待你们。”

窗门推开了，蒙面黑袍人站在窗外冷然向里注视。

众人一惊，王十二却一怔，讶然问：“咦！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蒙面黑袍人不回答，仅以双手轻轻分别摸动两面的窗台。

王十二恍然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你用双手故意发声，在下猜错了。”

黑影一闪，黑袍人已进入厅中。

王十二抓起大环倚旁的三枝四尺短枪，推椅而出，冷冷地问：“朋友民姓？何不以真面目相见？”

蒙面人以行动作为答复，拔剑立下门户相候。

王十二居然有点心怯，又问：“朋友，你是六扇门的鹰爪？”

黑袍蒙面人摇摇头，点手示意要对方进招。

王十二居然沉得住气，但一名手下却不忍心，大喝一声，拔剑疾冲而上，招发“灵蛇吐信”，抢制机先进击，剑上风雷声隐隐，内力火候相当深厚。

蒙面人长剑一挥，“铮”一声双剑相接，将对方的剑震偏半尺，剑取得了中宫空门，突以可怕的奇速突入，剑芒似电，奇怪绝伦。

“嘎”一声刺耳的错剑声传出，旁观的人眼一花，蒙面人已贴了身，叱道：“你死！”

剑已刺入胸口，怎能不死，“嘭”一声大震，贼手下的身躯倒跌出丈外，在地上抽搐挣扎，叫号声凄厉刺耳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。

王十二大骇，叫道：“朋友，你好狠，在下要斗你一斗，亮万。”

蒙面人不再回答，举剑迫进。

王十二不得不面对面应付，举剑迎上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大厅门被踢开了，抢入三个青衣人。为首的中年人虎目炯炯，手中的七星刀冷电四射，沉声道：“俞、任、袁、柳四家失窃无数金珠，是谁的案？站出来。”

王十二脱口叫：“徐捕头，怎么回事？”

堵在门口的一个青衣人说：“王园主：想不到你也是个武林人。这两位是府城派来办案的……”

中年人徐捕头的目光，落在飞豹父女身上，脸色大变，七星刀护住身躯，急喝道：“退！走！”

飞豹一声长笑，闪电似的射出叫：“徐埔头，你走不了。”

黑袍蒙面人更快，斜掠而至一剑疾挥。

“铮！”衣剑接触，火星直冒。

飞豹如被电击，斜飘丈外脸色大变，虎口血出，持剑的手几乎拾不起来了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王十二挥枪冲上叫道：“郝兄，人交给我。”阙彤云也从侧方欺进，大叫道：“快毙了那三个巡捕。”

蒙面人退至门旁，向惊疑莫名的三个捕头低喝：“还不快走？等会儿便走不了啦！在下掩护你们走，快！”

三个巡捕神智一清，扭头飞奔。

王十二右手是一枝短枪，左手有两枝，大喝一声，右手枪破空点到。

蒙面人把住门口，阻止贼人追出，剑虹一闪，硬向刺来的浑铁短枪封去。

破窗口，出现千里飞虹的身影，叫道：“看飞枪绝技……”

“铮！”剑封住刺来的枪，枪尖走偏，失去了准头，而王十二已经将枪发出，收不及了。

“啪！”飞枪擦蒙面人的右臂外侧飞过，贯入墙中直透外墙，劲道之强，委实惊人。

相距太近，双方皆无畏地贴身相搏，已来不及发第二枪，蒙面人的剑已凶猛地反拂而回，剑气压体。

王十二百忙中举左手枪急架，未树到蒙面人的左手已乘势探入。“噗”一声响，掌按在王十二的脸上，食指与无名指一搭之下，两颗眼珠被压迫得挤出眶外。

黑影一闪即逝，蒙面人已消失在黑暗的厅外。

“啊……我的眼……”王十二狂叫。“砰”一声冲撞在门旁的墙壁上，血流满面，跌倒在壁根下，左手的两枝浑铁短枪发狂般乱挥。

以飞豹为首的十名悍贼，各以暗器向蒙面人袭击，可惜皆慢了以刹那、暗器出手，蒙面人已经消失了，暗器向外面飞射、破空厉啸声刺耳。

飞豹追出出门外，似乎突然发觉此举大过危险，立即惊然地退回，闪在门后叫：“穷寇莫追，这人大可怕，快救王兄弟”

王十二死不了，但双目已盲。

宅四周共有六名警哨，全被人打昏了，难怪连三个武艺平常的捕役，也能长躯直入破门而进。

飞豹心胆俱寒，众人一商量，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着。真定来的巡捕认识飞豹父女，不久，必定召来城郎堡的官兵，不走岂不坐以待毙？

飞豹的艺业，在绿林道可说是佼佼出群的高手，但今晚仅接下蒙面人一剑，便虎口进裂被震飘丈外，双方相去太远了。

飞豹愈想愈心寒，如果蒙面人是官府派来的鹰爪，后果未免太可怕了。他心中一急，逃念更切，决定暂且放下藏在柳家的乌锥马和金银珠宝，连夜向西逃，先进入太行山藏身，等风声过后再来取走。好在从这里向西走，两晚工夫便可进入太行山山区。

五更将临，还有一个更次可以赶路。

王十二已经理好伤。成了个废人。好死不如恶活，这位早年的悍匪枪王彪，瞎了双眼仍然不想死，吩咐手下几位心腹弟兄，赶快拾掇金银财宝，

找地方避风头。

王十二不象飞豹，飞豹时怀戒心，虽另建有秘窟，仍经常保持警觉，说走便走，决不拖泥带水。王十二不同，已决定在此生根，平常并无应变的准备，因此走时未免牵肠挂肚，拖至天下发白，仍然未能上道。

镇八方就在旭日初上升，带了党羽光临。

飞豹已带了十余名爪牙，远出三十里外了。

离开南北官道已有十里左右，以西一带是连绵不绝的丘陵地带，凋林密布，满山苍色。

飞豹脚下一紧，向同伴说：“进入丘陵区，咱们便平安了。”

一名中年大汉说：“大哥，还是找坐骑代步，早些进山岂不甚好？”

飞豹的头摇得象是拨浪鼓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目下咱们万不能闹事，更不能暴露行踪，引来大批官兵追踪搜山，咱们后果可怕。不要说找马匹，这百里内连找食物也概不考虑，走。”阙彤云转头瞥了升起的红日一眼，极目远眺，说：“爹，已离开南北要道十余里，再往西走人烟稀少不会有人迫来了。”

一名壮年人吁出了一口长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被林白衣与那群老匹夫毁了咱们的基业，委实于心不甘，咱们难道就此忍气吞声不成？大哥，你怎说？”

飞豹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五兄弟，这件事不能全怪林白衣，错就错在咱们把崔长青弄来，却把林白衣引来了，引鬼上门，咱们只有自认晦气。再说，等咱们入山重建山寨之后，天下黑白道群雄，谁敢正视咱们绿林英豪？此后彼此天南地北，他们江湖人，象是无根的浮萍，天下茫茫，咱们即使报仇，也无处可觅这些人的踪迹。来日方长，这件事以后再说，目下暂且搁在一边。……”

五兄弟愤然地说：“大哥，咱们为何不请木客欧阳春出面，替咱们找林白衣，出出这口怨气？”

中年大汉叫道：“对，老五说得不错，好主意。”

飞豹却不同意，迟疑地说：“那老儿不好说话，自命不凡，眼高于顶，他那些手下，全是江湖的黑道阴险人物，听说他是血花会外堂三女中，第一女九幽娘彭大嫂的亲伯父，目下彭大嫂中年丧夫，寡居数年东山再起，搞得彭家的亲族极不愉快，但木客这老魔却禁止彭家的人过问。咱们如果能获得老魔相助，自然平安无事，万一反而引起老魔反脸，咱们十几个人，恐怕难逃他的毒手呢。”

五兄弟拍着胸膛说：“大哥请放心，小弟保证毫无问题。欧阳老儿平生有三好三坏，三好是好财、好饮、好色，三坏是受不了激、受不了骂、受不了违逆。小弟认为，多给他一些财宝，用激将法相机行事，保证他会替咱们卖命。好在此地距老儿的居处不远，顺道去转转，怎样？”

飞豹最后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这就走。”

进入丘陵区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五兄弟领先而行，岔入向西南行的一条小径。

五六里外的山脚下枫林山庄内，镇八方六个人，正与主人木客欧阳春叙旧。

主人年已花甲出头，依然目光炯炯，健朗不减当年，身材高大，须眉略现灰影，勾鼻薄手，满脸横肉，颧骨甚高，脸色带青，穿一袭黑袍，手中

握了一把二寸长的特制铁骨扇。

在江湖道上，提起木客欧阳春其人，委实令人不寒而栗，号称北地黑道第一人，心狠手辣六亲不认，白道英雄恨之入骨，却又无奈他何，他不但剑术通玄，手中那把整年不离手的铁扇更是霸道，称为夺命扇，每一根扇骨皆可发射，二丈内可穿三丈坚木，任专破内家气功，挨上一根不死也得脱层皮，

枫林山庄四周全是枫树，秋色已尽。树枝上红叶已经凋零，光秃秃地，只看到无数灰白色的树枝而已。

木客欧阳春的目光，灼灼地落在胡绮绿身上，鹰目中不带感情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胡老弟，没想到令爱竟然出落得如此标致呢。怎样，两位千金都有婆家了么？”

镇八方捻须微笑，笑得十分勉强，说：“别提了！长女于绮春归多年，夫婿是龙箫客朱英，春老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哦！不错，龙箫凤剑，一手遮天，是江湖道道上颇负盛名的人物。呵呵！恭喜！恭喜，胡老弟，想不到你眼光够高，找了这么一位名号响亮的乘龙快婿，可喜可贺。可是，听你的口气……”

“那畜生丢下家小，重又到江湖流浪去了。兄弟这次出来，一方面是找一个叫崔长青的小辈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有头绪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但那崔长青已有消息。”

“怎样了？”

“听说他已落在飞豹郝天雄手中，兄弟要向他讨消息，生见人死见尸，未证实那小子的死活，于心不安。”

“飞豹郝天雄，是不是早年那位太行山之霸？”

镇八方饱含深意的盯着对方，笑道：“春老，不要装模作样了。”

“噢！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飞豹在真定的事，春老真的不知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因此在下认为你找错人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欧阳春与飞豹毫无交情，甚至从未谋面。”

“他逃离真定，溜回城郎堡秘窟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这件事……”

“他在太行山打家劫舍。远出千里外攻村擄镇，手头上有无数金银珠宝，全藏在城郎堡秘窟。这几天城郎堡闹飞贼，被劫不少珍宝金银，有不少人曾经见过这个飞贼，穿的是黑袍，黑巾蒙面；功力奇高。”

木客冷笑一声，冷冷地问：“原来你怀疑这人是我？”

“春老，不是你吗？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我。”

镇八方颇表失望，苦笑道：“怪事，这飞贼闹了这许久，把官兵也引来了，飞豹为何不暗中出来管事？引来了官兵，对他百害而无一利，难道他并不在城郎堡？”

木客慨然地说：“你们可在舍下歇脚，我派人到陈村堡去查。”

“噢！陈村堡在城西十五里，城郎堡在城东十二里，你为何派人到陈村堡去查？”

“智多星陈泽是陈村堡人，栾城附近的事，不论大小皆瞒不了他。”

“哦！我倒把这个人忘了。好吧，那就打扰春老啦！”镇八方喜悦地说。

绮绿却不及待地说：“欧阳伯伯，侄女与伯伯派去的人一同前往，可好多一个人……”

“侄女既然要去，那就走吧！”

不久，两个中年人带了绮绿，匆匆启程。

镇八方在客房中安顿毕。客厅已备妥筵席，仆人前来相请。

酒过三巡，木客问：“胡老弟，那姓崔的小辈，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镇八方却反问：“听说令侄女目下在血花会得意，是真是假？”

“不错，这件事并非秘密，秘密的是血花会本身。”

“春老近来曾见到令侄女吗？”

“快一年没见到她了。”

“难怪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崔小辈曾经在开封，捣了血花会一笔买卖，他与黑龙帮有关，而血花会与黑龙帮却又是誓不两立的同行冤家。令侄女……”

话未完，厅外进来一名健仆，上前行礼禀道：“启禀主人，飞豹郝天雄偕同十四名弟兄，前来求见主人，目下在宾馆侯命。”

镇八方狂喜，木客也极为兴奋，说：“妙极了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，快请。”

宾主相见，少不了客气一番，互道敬慕之忱，群魔聚会济济一堂，落坐毕，飞豹神色有点紧张地说：“春老，兄弟后面跟来了一个人，不知是何来路，可否请问一声，是不是春老派出的人？”

木客一怔，说：“在下这座枫林山庄不是山寨，任何人皆可来得，用不着派暗桩警哨，当然不是在下的人。你看见这人了？”

“只看到身影，可惜相距太远，看不清面貌，只看到一身黑衣而已，已跟了兄弟四五里路了。”

木客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谈谈，等会儿重整筵席，在下出去看看。”

镇八方推持而起，说：“兄弟也……”

“你们都请留下；跟去反而不便，这一带有些地方安了机关埋伏，诸位不必同往。少陪。”

木客一走，镇八方立即抓住机会向飞豹问：“郝兄，兄弟有事请教。”

飞豹相当客气地说：“胡兄有何见教，请说。”

“兄弟是为崔长青而来的。”

飞豹一怔，问：“胡兄与他有交情？”

“正相反，兄弟是千里追踪，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，这小子该死。”

“哦！你来迟了一步。”飞豹将如何擒住崔长青酷刑逼供的经过一一说了，最后又道：“林白衣一把火，烧了在下的宅院，那姓崔的小子被捆死在地底刑室，怎会有命？恐怕尸骨早就化为灰烬了，不必再找他啦！”

“绮绿幸而不在。如果在此，听到崔长青的正确死讯。不知作何感想？”

镇八方吁出一口长气，苦笑道：“可惜！未能亲手杀他，这将是在下平生一大憾事，遗憾之至，在下真不希望他安静地死在他人手中。”

“哈哈；”飞豹大笑，笑完说：“酷刑已要了他的半条命，再被捆住用烈火焚烧，尸骨无存化骨扬灰，你认为这叫安静？算了吧！胡兄。你遗憾？兄弟才真的遗憾哪？”

“郝兄真的遗憾？‘兄弟不明白。’”

“要不是为了这小子，在下哪有今天这般狼狈？早知道他的底细，在下也不会误认他是冲在下来的人，也就不会将林白衣引鬼上门了，你说在下该不该遗憾？”

庄中安静，庄外却有了骚乱。

木客的枫林山庄内，卧虎藏龙隐居着不少江湖黑道高手，有事时方出动协助木客，平时耽在庄内，不与不相识的人应酬。有事四面出动，应变十分迅速。

山庄四周一里以内，全是密密的枫树，每株树皆粗约六七围，林内最易藏人。

高于齐出，要擒住追踪飞豹的人。

三名大汉向南搜，远出里外，小径在庄西，按理庄南不会发现跟踪的不速之客。

远远地，便看到一株合抱大的枫树下，坐着一个青衣人，似乎身材甚小。怪，身旁竟然放了一个大包裹呢。

三大汉急步奔近，不由一怔。

是个灰头土脸的小黑炭叫花子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无畏地目迎巨熊般冲到的三个大汉，安坐树下满不在乎，似乎不知危机已近。

为首的大汉粗眉一挑，大牛眼一翻，双手叉腰哼了一声，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：“小花子，站起来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花子抿嘴一笑，并未站起，说：“走路的，在此歇脚，不可以？”

“不可以，这是私人的土地。”

“噢！不可以又怎样？”

“提起行囊，跟太爷到庄内理论。”

“抱歉，在下有事。”小花子答，嗓子嫩，声音甜，但口气却强硬。

“你走不走？”大汉沉声问。

“不走。”小花子大声叫。大汉怒不可遏，大踏步上前，一声怒叫，猛地一脚疾飞。

小花子身影斜倒、出手、扭身，一把便扣住了踢来的脚踩，喝道：“滚！可恶！”

大汉扭身翻跌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滚地葫芦。另一名大汉失惊，不假思索地扑上，俯身抓人，双手齐伸十指如钩。

小花子并不打算站起，手一扬，一把尘土撒了大汉一头一脸，双目难睁。小花子一不做二不休，右脚前伸猛地一拨。

“哎呀……”大汉叫，“砰”一声也倒了。

第三名大骇，本能地拔剑大喝一声，身形疾进，剑出“流星堕地”，动起兵刃了。

青影贴地一闪，惊而失踪。

“擦！”大汉的剑收不住势，刺入树根下入木半尺。

小花子出现在大汉身后，“噗”一声响，一劈掌在大汉的背心上。

“恩……”大汉闷声叫，向下一扑，起不来了。

为首的大汉右踝骨痛入骨髓，爬起一跳一跳地逃命，口中狂叫“快来……”

小花子不让他再叫，鬼魅似的追到，奋身腾跃，双脚飞端，“砰”两

声闷响，踹在大汉的腰背上，力道如山。

“砰！”大汉向前重重地仆倒，寂然不动如同死人，昏厥了。

双目难睁的大汉掩住双目，鬼撞墙似的踉跄探路逃命，不时撞在树干上，撞得大树摇摇，枯枝纷落。

小花子一跃两丈，拦住去路叫：“你不能逃，我要口供。”

大汉大喝一声，双掌齐推，来一记“推山填海”，用上了内家掌力行雷零一击，循声发招志在必得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右肘挨了一掌，有骨折声传出。

“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小花子叫。

“哎哟……”大汉厉叫，抱肘蹲下了。

庄北面的枫林中，也发生意外。

搜正北的也有三个人，成品字形搜进，每人相距十余步，脚下轻灵快捷，远出两里之外。

正搜进一座山脚，领先的中年人倏然止步说：“不必再往前搜了，转回去，这里没有人。”

说完，扭头转身，突然僵住了，骇然叫：“有人！咦……”

本来应该有两位同伴，但却多了一位，二十步后站着一个佩剑的黑袍蒙面人。

另两位同伴也看到蒙面人，同往内聚，将蒙面人围住了。

蒙面人身材高大，屹立如山，仅用那双神光似电的大眼，盯视着为首的中年大汉。

中年大汉惊魂初定，手按剑把迫近问：“朋友，你见不得人吗？”

“少废话”，蒙面人冷冷地说。

“朋友，贵姓大名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“哼！你阁下好狂，不必托大，你知道在下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，行尸郭光。”

“但你仍有一口气在。”蒙面人冷冷地说：

“狗东西！你……”行尸怒吼，拔剑出鞘。

“你最好收剑，以免血溅青锋。你死了不要紧，在下却没有传话的人了。”

行尸一声怪叫，冲上剑发“雷射星飞”，剑出风雷，电虹吐出，直射蒙面人的心坎要害，认穴奇准，可知他必定是极为自负的人。

蒙面人突以奇怪的手法拔剑，“铮”一声暴响，火星飞溅，行尸的剑不但被封出偏门，而且被制住了，被剑尖点在咽喉，性命已捏在蒙面人手中。

“谁敢上？”蒙面人沉喝。

两名同伴僵住了，不敢再迫上援救行尸。

行尸脸色死死，“当”一声丢掉剑，张开双手，身躯在发寒颤，强自镇定说：“朋友，有……有话好……好说……”

蒙面人冷笑道：“在下需要你传话，不要你说话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要你听。”

“在……在下洗耳恭……恭听。”

“你用不着洗耳，便听得一清二楚。回去告诉飞豹，叫他休想打如意算盘逃回太行山，乖乖回到城郎堡。法网难逃，天网恢恢，他逃不掉的。记住

了吗？”

“记……记住了。”

“滚！”蒙面人大叫，身形暴退。

行尸僵在当地，惊得寸步难移。

蒙面人向北飞掠，去势如电射星飞。

行尸的两名同伴不敢追赶，心胆俱寒。

“郭兄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一名同伴叫。

行尸惊魂初定，梦游似的拾回剑，余悸忧在地说：“是的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

枫林山庄一阵紧张，庄主木客欧阳春怒吼如雷，立即分派人手，暗桩布出了。

飞豹心中惊疑，弄不清蒙面人到底是何来路，为何要阻止他逃回太行山？迫他回城郎堡又有何用意？

木客欧阳春不久接到信息，立即带了几名手下外出，枫林山庄如临大敌，戒备森严。

山庄距南北大官道远在十里外，因此附近的小径，往来的皆是附近村落的乡民，不可能有外地的旅客经过，一个陌生人在这一带活动，决难逃出暗桩的耳目。

蒙面人在北地三里余的一座松林中，坐在一株松下，摊开带来的一只荷叶包，取出里面的几个窝窝头和一些盐菜。正待摘下蒙面巾进食，蓦地，他眼神一转，凝神侧耳倾听。

片刻，他带了食物向不远处的草丛中一钻，消失在林旁的及肩枯草荆棘中。

南面有声息，是轻灵的脚步声。有三个人藉草木掩身，此起彼落逐段搜进，逐渐接近了松林。北面也有声息，脚步声正常，是两个穿青劲装佩了剑的大汉，大踏步进入松林的北端。

南面的三个劲装大汉先一步隐起身形，三面潜伏。

两个佩剑大汉毫无顾忌地进入松林，走在有首的人向同伴说：“过了松林，前面是一片山坡，山坡的那一边，枫林如海，便是枫林山庄的北面了。罗兄，你真的打算去找木客欧阳春讨公道？”

罗兄满脸杀气，咬牙道：“是的，我非去不可。”

“你打算……”

“如果欧阳春点头表示不过问他侄女九幽娘的事，兄弟便可放手干，去找九幽娘，拼死那贱女人。只要欧阳春不护短，万事好办，许兄，你可以转回去了，多蒙许兄相助，兄弟感激不尽，容图后报，咱们就此分手。”

许兄黯然长叹，苦笑道：“罗兄，兄弟只能帮你我到枫林山庄，只能告诉你山庄的一些虚实，其他……唉！兄弟学艺不精，自知不是木客的敌手，委实爱莫能助，不过，兄弟仍然是一句话：三思而行。独自闯龙潭虎穴，向那艺臻化境的老魔讨公道，要老魔不护短，罗兄，委实太危险了。”

罗兄一咬牙，说：“谢谢许兄的好意，但这次兄弟前来，已存下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把这件事彻底解决，血花会这种残酷手段太过恶毒。兄弟必须……”

人影乍现，树后闪出一个大马脸大汉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探云手许高，你几时吃起带路饭来了？”

探云手许高一惊，堆下笑说：“为朋友领路，平常得很，白兄别来无怠，近来在何处得意？”

大马脸白兄哼一声道：“姓许的，咱们几时开始称兄道弟的？你配吗？”

探云手脸上发赤，汕汕地说：“你瘟神白兆祥爬上了高枝儿，探云手也许不配高攀……”

“闭嘴！滚开些，白某要先问问这位姓罗的朋友，看他凭什么敢来枫林山庄找死？”

罗兄举步迫近，沉声道：“凭手中剑，以及天地间公理二字……”

“呸！”瘟神白兆祥一口浓痰出嘴，向罗兄吐去，然后怪叫道：“你妙手郎中罗威是啥玩意？白某要砍掉你一条腿，吊你三天三夜，你就不会做白日梦了，凭你那两手鬼划符剑术。一。”

蓦地，东面不远处枝叶格摇，有人从树上掉落，“砰”一声重重地跌倒，背脊着地，四平八叉。

是一个真正的老花子，年约花甲，穿一袭百补破袖衣，手中握着一根打狗棍，挂着讨袋。老眼蒙，满面皱纹极不中看。

怪，这者花子怎么一无动静，是跌死了吗？

众人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吸引，目光全向树下集中。

瘟神想前往看个究竟，刚退移两步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老花子突然狂笑。

身影徐起，老花子撑着打狗棍站起，笑完说：“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吠！我老要饭的在树上睡得正香甜，做白日梦梦见一跤跌在金山上，偏被一阵鸡猫狗叫吵醒了老要饭的一场黄金梦。哼！没得说的，你们这些免蛋们，得赔我的黄金梦来，不然，老要饭的给你们没完。”

怪事，谁听说过梦也要人赔的？

瘟神白兆祥脸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疯花子，你少给我装疯扮傻，你……”

疯花子桀桀笑，举步接近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老要饭的并未打算称兄道弟高攀你。我向你装疯卖傻，你能施舍给我老要饭的多少残羹冷饭？你说吧！”

瘟神哼了一声说：“看来，扮蒙面人的朋友，定是你这位游戏风尘，自虐自狂的疯花子了。”

“哼！你瘟神大概昏了头，花了眼，一口裁定我老要饭的是蒙面人，蒙面人真是我吗？”疯花子一面说，一面接近至八尺内了。

瘟神怪眼一翻，沉声道：“不管是不是你，不久自可分晓，反正等你进了枫林山庄，不怕你不露出狐狸尾巴来。”

“呵呵！我要进枫林山庄？是你请我吗？”

“哼！自然是在下请你。”

“管酒管饭吗？”

“少不了让你一顿好饭。”

“那岂不妙极了？好，我老要饭的接受你的邀请，这就动身，怎样？”

瘟神冷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？在下还得将这两位朋友一并、请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疯花子突然狂笑。

瘟神一听疯花子发笑，便知有险，猛地向侧一闪，伸手拔剑。

糟！疯花子的讨米袋折向砸到，奇怪绝伦。

“噗！”讨米袋迎头罩住了瘟神。

疯花子的打狗棍，也几乎在同一瞬间，扫中瘟神的左膝，势沉力猛根重如山。

“哎……”瘟神扭身摔倒。

疯花子打狗棍一挑，讨米袋飞回，一把抓住叫：“两个蠢虫还不快走？他的党羽出来了，走吧！”

说走便走，烂草鞋踢拖踢拖，向西如飞而去。

虎吼声震耳，瘟神的两名同伴从草中暴起。

许、罗两人见疯花子走了，不敢逞能，也就向北退走。

瘟神的左膝受伤甚轻，一蹦而起狂追疯花子，一面追一面大骂：“你这老疯狗可恶，你是走不了的，太爷要追你上天入地，刺你一千剑。”

可是，疯花子已远出十丈外了。

两名同伴则追赶许、罗两人，林中重归沉寂。

蒙面人重新回到原处坐下，自语道：“有人上枫林山庄闹事，机会来了，我正感人手不足，寡不胜众呢，妙极了。”

他并不取下蒙面巾进食，提防有人突然现身。一包食物吃了一半，北面人影急掠而来，是追赶许、罗两人的中年大汉，大概是把人追丢了，重回原地与瘟神会合，身法比追人慢了许多，但仍然够快。

蒙面人这次不走了，仍坐在原处进食。

两大汉接近至百步外，便看到蒙面人的上身，脚下一紧，来势加快了些。

七十步……五十步……领先的大汉一惊，脱口叫：“蒙面人，休让他走了。”

蒙面人安坐不动，自顾自掀起巾下方进食。

“并肩上！”大汉大叫，似已对蒙面人深怀戒心，招呼同伴齐上。

双剑出鞘，左右冲进。

蒙面人冷然抬头，虎目炯炯，冷然扫注着冲来的两个大汉，毫无站起的意思，甚至未停止进食。

两大汉被他的冷静神色所惊，反而不敢冲进，不约而同在丈外止步，脸色不正常，持剑的手似乎有点颤抖，不敢冒失地递剑。

在气魄上，蒙面人已取得优势。

为首的大汉，干咳了一声，试探地说：“朋友，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？”

蒙面人听若未闻，仅冷冷地盯了大汉一眼。

眼神太凌厉，大汉打一冷战，悚然退了两步。

“朋友，亮万！”另一名大汉喝问。

蒙面人置若罔闻，冷然而视。

两个大汉被蒙面人的眼神所慑，竟然不进反退。为首的人发出一声警哨，再次沉声问：“朋友，你是聋子吗？”

不远处树后一声娇笑，闪出一位碧裳女郎，亮声问：

“泰山双煞今天怎么啦？竟然示怯，迟疑不敢出手只知虚声穷问，奇闻。”

这女郎年岁已有三十出头，正届风韵最佳的成熟女人颠峰年华，眉目如画，身材脸蛋皆十分动人，笑时颊旁梨涡带醉，一双明眸灵秀而锐利。穿一身悦目的碧眼衫裙，小坎流苏荡漾，佩了一把剑鞘雕了飞凤图案的古色斑烂长剑。透露四五分刚健婀娜的神韵。

泰山双煞脸色一变，大煞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凤剑左姑娘的芳驾莅临，到枫林山庄有何贵干？”

江湖朋友在近二十年来，谁不知道“龙箫凤剑，一手遮天”三个武林高手的大名？龙箫，也就是镇八方由长婿龙箫客朱英。凤剑，是凤剑左凤珠。一手遮天祝广，是上次助林白衣进袭阙府的那位风尘奇人。

武林中人才辈出，江湖地位升沉互见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岁月无情，这三个名号响亮的武林高手，在近五六年来，光芒逐渐暗淡，年青的下一代，以林白衣一群少年为英雄代表，名号声誉已取代了老一辈的高手地位。凤剑左凤珠最年轻，外表看她象是个三十岁青春美妇，其实她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女人。最年长的一手遮天祝广，则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

凤剑莲步轻移，香风入鼻，人已接近至两丈内，娇笑道：“泰山距此地足有八百里，此地不是你双煞的地盘。枫林山庄是木客欧阳春的居所，你能来我也能来，难道必须要将来的原因告诉阁下吗？”

大煞冷哼一声，又道：“木客欧阳兄的仙居在近，不许闲杂人接近，接近的不是敌人就是朋友，你凤剑算什么？”

“哦！原来大名鼎鼎的泰山双煞是替木客看门的家奴。”

“泼妇住口！”大煞恼羞地怒叫。

凤剑居然不在乎，笑道：“你两人在这位蒙面人面前战栗，怕得要死，一个人你双煞已经受不了，还敢在姑娘面前逞强。算了，本姑娘不与你们计较，日袖手旁观，看你们双煞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好汉。”

说完，她徐徐退出三丈外。

蒙面人不动声色，出奇地冷静，阴森森地向两煞注视，不言不动如同石人。

大煞下不了台，一咬牙，长剑徐引，重新向蒙面人迫近，喝声道：“阁下再不回答，在下要慈悲你了，快！亮万。”

蒙面人不为所动，坐在原地冷然候变。

二煞吼起，吼道：“老大，不要与他罗唆，宰了他，我先上。”

大煞脸上无光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愚兄先上，贤弟留心凤剑。”

“好，老大不必担心凤剑插手，咱们兄弟伯过谁来？兄弟在旁接应。”

大煞一声冷此，一剑点向蒙面人的右肋要害，但见人剑到，电虹一闪已锋尖及体。

蒙面人突然原势后移，左剑尖着体间不容发的刹那间，脱出险境，捷逾电光石火，好快好灵活的身法。

“好，可媲美乾坤大挪移。”凤剑脱口叫。

这瞬间，剧变倏生。

蒙面人不仅是移位避招，而且移向突然转变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诡异身法，移至大煞的脚前，掌出似奔雷，行雷霆一击。

“噗！”掌劈在大煞的丹田要害上。

人形一闪，蒙面人又回到原处，依然保持着坐势，依然不言不动正襟危坐。

“哎哟……”大煞厉叫，踉跄后退。

二煞大惊，绕到前面伸手急扶，骇然问：“老大，你……”

坐着的蒙面人身形暴起，喝道：“躺！”

二煞火速旋身，长剑挥出也沉喝道：“着！”

剑一闪而过，“回风拂柳”狠招走空。

蒙面人一指头点在二煞的中极穴上，倏然退回原处。

“当当！”大煞二煞的剑几乎同时脱手堕地。

“嘭！”大煞跌了个仰面朝天。

“噗！”二煞俯身摔倒。

凤剑脸色一变，讶然道：“高明！干净利落，佩服佩服。”

“姑娘夸奖了。”蒙面人冷冷地说。

凤剑一跃而一上，伸手急抓大煞的腰带。

蒙面人一闪即至，喝道：“且慢！人是我。”

凤剑侧闪两步，说：“二一添作五，分我一个。”

蒙面人摇摇头，冷冷地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不劳而获。”

“问完口供，人还给你。”凤剑不死心地说。

“不行，在下也要问口供。”

“你不给？”

“恕难割爱。”

“如果我硬要……”

“你试试看？”

“阁下，本姑娘不希望伤了和气。”

“刚才你挑拨他们动手，用心太毒。”

“如果我不挑拨，你仍要动手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不会如此顺利使制住他们，对不对？”

“也对。”

“那么，分给我一个岂不公平？”

“左姑娘，你不必诡辩，人不能给你，一句话。”

凤剑哼了一声，黛眉一挑，不悦地说：“你这人好不通情理。真要迫我动手硬夺吗？”

蒙面人也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强词夺理，在下不吃这一套，要动手硬夺，动手吧，等什么？”

“你要迫我动手？”

“没有人要迫你，是你自己要动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凤剑左风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亦正亦邪心狠手辣，要不是念在你我有志一同，志在枫林山庄，在下也不对你如此客气。”

“哼！你配指摘本姑娘的为人？好，你亮剑。”

蒙面人徐徐撤剑，冷笑道：“左姑娘，如果你出手，便将在此断送一生声誉，信不信由你，你最好见机离开。”

凤剑粉脸铁青，撤剑道：“你迫人大甚，本姑娘只好领教你有何惊世绝学，敢如此狂妄，接招！”

声落人即涌上，剑虹如潮。她的剑身上，刻了一头飞凤，剑发风影似乎展翅飞腾，似乎脱离剑身，向前飞翔扑击，可乱人眼神，

蒙面人长剑一振，“铮”一声封住一剑，立还颜色，长躯直入剑攻咽喉，象是电光一闪。

凤剑吃了一惊，侧飘八尺叫：“你象是用乾元十七式散手剑术，阳罡真

力注入了剑身，你是谁？”

“不要问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红尘过客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但你的口音很年青。”

“你猜吧，在下没有闲工夫与你磨牙。要就上，不然你猜吧。”

凤剑噗嗤一笑，说：“你这人阴阳怪气，毫无红尘过客那种游戏风尘，啸傲江湖的气量。算了吧，我看你并不是红尘过客的亲传弟子，我不愿与你计较，我到枫林山庄去捉一个人间口供，不向你这小气鬼讨人。”

说完，她收剑转身。

蒙面人也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枫林山庄有一大群高手悍匪，连我也不敢入内讨野火。你如果冒失地往里闯，保证你灰头土脸。”

凤剑重行转回，笑道：“那么，你是答应送给我一个俘虏了？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不小气了？”她满面春风地追问，笑得好甜。

蒙面人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算你利害，你提一个走吧！”

“谢。”凤剑笑答，一面走近，拖起直冒冷汗动弹不得的二煞，又道：“劳驾，解开他的穴道好不好？”

蒙面人只好俯身，三指一拂，解了二煞的中极穴。

凤剑点点头，说：“你虽换了手法气障眼术，仍然是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。我想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红尘过客宛如神龙，在江湖神出鬼没，从未听说有人摸清他的底，也没听说过他收了门人弟子。但数月前，有人在河南发现一个会使用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的人。”

“哦！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。”

“那人叫黑衫客崔长青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吗？”蒙面人反问。

“也许是，可惜崔长青已死在真定城阙家。”

“呵呵！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也好。”

穴道已解的二煞，已经恢复元气，突然扭身一脚扫出，猛攻凤剑的双腿，这一脚力道干钧。

凤剑其实暗中已留了心，裙袂一摆，抬起右腿，小蛮靴的钢尖，恰好迎着扫来的脚。

“噗！”

钢尖刺入二煞的迎面骨，有骨折声传出。

“哎……”二煞狂叫，胫骨折断皮开肉绽。

凤剑冷笑一声，小蛮靴再次点出。

“克！”二煞的右肘碎了。

“天！”二煞疯狂地叫。

凤剑一脚踏住二煞的左肘，冷笑道：“废了你的双肘，你这辈子完了，你……”

“左姑娘，请脚下留……留情。”二煞如丧考妣地哀叫，痛得浑身在发抖，脸无人色。”

“要留情可以，但你得从实招供。”凤剑冷冷地说。

“姑娘要……要什么口供？”

“说，欧阳春是不是血花会五大护法之一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二煞战栗着说。

“你不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真不知道……哎唷！我……我的手臂……”

“你的手臂不要了？”

“姑娘天恩，我……我委实不知道……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姑娘请相信，春老从未离开山庄，也……也从没见过血花会的人上门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九幽娘……”

“九幽娘也很少来，她是春老的侄女。”

蒙面人突然接口道：“左姑娘，问问她九幽娘在何处藏身？”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二煞恐惧地说。

“花蕊夫人呢？”蒙面人再问。

“听说他仍在河南，但匿居在何处，恐怕连血花会的外堂三女也丝毫不知。”二煞照实招供。

蒙面人不再多问，向凤剑说：“枫林山庄的高手快到了，你走不走？”

“你不问了？”凤剑问，

“不问了。”

凤剑俯身一掌拍下，“啪”一声正中二煞的前额印堂，力道恰到好处。

二煞浑身一震，肌肉开始松弛。

蒙面人大摇其头，说：“左姑娘，你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星，心狠手辣的母大虫；难怪你貌美如花，闯了二十年的江湖，仍然是个女光棍。他已经顺从得象条虫，你仍然杀他。”

凤剑撇撇嘴，似嗔非嗔地说：“唷！你好象很关心我呢，希望你别表带情。”

“你放一万个心，我自己已为情所困，自愿不暇，还敢表错情？与你同称龙箫剑的龙箫客，也抛下妻子断情重入江湖，也许他在找你，我……”

凤剑脸色一变，抢着说：“我们不谈这些。你知道泰山双煞的为人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我杀错他吗？”

“错在杀非其时。”他沉静地说。

“你有点假仁假义。”凤剑挖苦他说。

“这年头，假仁假义方能名利双收，方能无往不胜，方能活得长久些……”

凤剑突然玉手一挥，闪电似的急抓他的蒙面巾。

他手眼急快，“啪”一声便扣住凤剑手掌，虎目中冷电四射，阴森森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凤剑想挣扎，却又忍住了，羞恨地笑道：“我想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她这一笑，大有销魂荡魄的威力，只笑得蒙面人心中一荡，呼吸突然发紧，手上本能地用了三分劲。

“恩……”凤剑惶然轻呼，被他带的立脚不牢，无力地向他怀中倒下。

他情不自禁，手一抄，虎肋一紧，暖玉温香抱满怀，眼中的冷厉神色悄然隐去，代之而起的是火热的眼神，激情地注视着怀中的这位惶乱、失措、迷惘、错愕的一代英雄，他也似乎迷失了。

凤剑不敢接触他的眼神，闭上明亮的凤目，突然幽幽一叹，如梦如诉地说：“你……你的眼神好年青，你多大岁数了？”

他猛然一震，手上的力道迅速消散，放了凤剑。抬头望天深深吸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是的，年青，岁月也并未在你脸上刻划下可哀的痕迹，你该为自己打算了，等到老之将至便来不及啦！一个大姑娘在江湖上混，终非了局，混了二十年，还嫌不够吗？还等什么？姑娘珍重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说完，转身大踏步走了，步伐坚定豪迈，远出三四十步，扭头向木立原地目送他离开的凤剑挥手致意，然后昂然而去。

凤剑急放心神，叫道：“黑衫客，请留步，我有消息奉告。”

他闻声止步，转身冷然眺望。

凤剑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木客欧阳春的艺业，超尘拔俗不可轻敌，小心他的血爪功与遁形血掌，当然也得留意他的诡奇霸道剑术。”

他虎目放光，亮声问：“左姑娘，他与六指邪神欧阳天有何渊源？”

“他们是堂兄弟，艺业比六指邪神高得多。”

“哦！承告了。”

知道对方的底细，便可以先在心理上有所准备，知己知彼，胜负可以预见了。

木客与六指邪神是堂兄弟，血花会外堂三女之一的九幽娘彭大嫂，则是木客的侄女。六指邪神与血花会的花蕊夫人，曾经同在黑龙帮的山门外出现。把这外表错综复杂，其实相当单纯的关系加以揣测，便知这些人必定都是血花会的人。

蒙面人向南行；自语道：“既然这些人都是血花会的妖孽凶手，我还顾虑些什么？他们既然庇护飞豹，不久必将高手齐至，或将飞豹送至于安全处所藏匿，因此我必须抢先一步，不能再等待了，必须冒险争取机会。”

东面枫林深处，突传一声惨叫。他心中一动，立即向东急走。

在一片山坡下的枫林中，五名灰衣与三名青衣大汉，围住了黑小子林玫云。五名灰衣人中，有枫林山庄的庄主木客欧阳春。

林玫云乔装黑小子，陷入一群木客高手的包围中。她毕竟不够老练，被木客找到她的藏身处。

她已击倒了两个人，敌势过强，双拳不敌四手孤掌难鸣，她只好向西迟走。

木客带了两名灰衣中年人堵在正西，沉喝道：“小辈，此路不通。”

她冷笑一声，突向北疾冲，剑勾千朵百莲，猛扑北面的两个灰衣人。

两个灰衣人同声暴叱，双剑一分，一上一下奋勇拦截，剑影漫天中，双方行雷霆一击。

木客一声长啸，狂风似的扑上，“刷”一声抖开了夺命扇，闪电似的拂向挥剑夺路的林玫云左胁后。

“铮铮……”金铁交鸣声乍起，火星飞溅，三支剑凶猛地纠缠，电虹八